

《靠自己去成功》

作者：刘墉

作者序言：

我知道国内的家长都逼孩子，我没有唱反调，叫孩子不努力，而是教他们“成功要自己去成功，如同成长要自己去成长”。让他们自己逼自己，而非作个没有电瓶的车子，只等父母师长在后面推。

如果我是比尔·盖茨的爸爸，知道儿子居然大二要从哈佛辍学，我会不会支持他？如果我是李安的父亲，知道儿子居然去搞电影，我又会不会阻止？如果我阻止了，还会有今天的微软总裁比尔·盖茨和大导演李安？

第四部分

谈穿着

我要你不致前功尽弃，更要为你开一扇门，带你通向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使你有一天，从中文书架上随便抽下一本书，就能与我们的祖先沟通，就能建立你的民族自尊，成为一个有根的人。

谈穿着

再下一步，你可能要穿得大胆，穿得吸引人，甚至说得更明白一点，要穿得能吸引异性。

每个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、生理的发育，对服装的选择都会改变。

这些都没错，因为它显示了一个生命的成长、独立和寻偶，但是，无论如何都要与年龄、身份和穿着场合相当。

穿出你的品味

“是你新买的三角裤吗？”我昨天晚上在柜子上看到一大包三角裤，于是问你妈妈。

“不是！是给女儿买的，但是买错了，要拿去退。”妈妈回答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女儿要比基尼式的三角裤，她外面穿的裤子都是低腰。”妈妈说：“这

种高腰的三角裤会露出来。”

可不是吗?我最近总看到你露个肚脐，今天中午你一边绑头发，一边走出来，也看你露着一截肚子，我当时开玩笑地说你是“露肚脐娃娃”，你还不高兴地回我一句：“不是故意的。”

问题是什么叫故意的呢?就算你不故意举手过顶，使那短小的上衣往上，而露出一截肚子，总有可能伸手拿高处的东西，或像今天绑头发，就露出肚脐呀!

当然我不是说露肚脐不好看，我没那么老古板。你妈也常教育我，说她前些时去一家作客，那家的女儿衣服更短，肚脐上还带了个环，有客人笑说好时髦，那女生耸耸肩，对着那人，嘴一张。

天哪!她舌头上居然也有个环。

“所以啊!”你妈妈说：“现在年轻人想什么，做什么，真是管不了。”

这也让我想到你哥哥高中的时候，有一天一只耳朵上居然挂了个耳环，我吓了一大跳，忍着没发作，还故作开明地笑了笑。

但是从那天，我吃饭时就换到他没戴耳环的那一侧坐。所幸过不久，他就摘了，而且从此再也没戴，说“这个时期已经过了”。

我很同意“时期过了”这句话，因为每个人，包括我在内，都有那样的时期。随著年龄的增长、生理的发育，每个人对服装的选择都会改变。

像你在小学中年级的时候，特别爱穿欧洲古典式的长裙，还得意地说同学都讲你是真正的公主，因为天天都穿漂亮的裙子。

但是到了高年级，你就改了，把原来觉得暗而拒穿的蓝色夹克拿出来穿，而且再也不穿裙子，改穿长裤，说裙了太不方便。

初中开始，你的毛病更多了，以前由妈妈前一晚帮你挑好衣服，突然不行了，你要早上自己挑，而且妈妈给你买的衣服，你全不满意，统统退。于是衣服变成要由你自己去买，而且买了些妈妈说她怎么想都不会想到的衣服。

记得才不久前，我发现总有亮晶晶的东西黏在脚底，又想不通是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看你穿一条闪亮亮的牛仔裤，才搞清楚那些亮晶粉都是从你裤子上掉下来的。

可是没过只个月，就不见你再穿那条裤子，而开始穿绞染的花T恤和纯棉低腰的浅色裤子，那裤腰上绑着细带子，我初看还以为是睡裤。

不过我觉得你那么穿真是很青春、很美，只是也有点担心，不知再过些时你又会换成什么打扮。

对于穿衣服，我和你妈很民主，因为我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，很难知道你们这些小女生心里想什么，而宁愿由你自己去决定。

不过我也要告诉你，人穿衣服有几个过程——

小时候，你希望穿得像公主，因为那是由父母打扮你；打扮得漂亮，表示你受宠。

大一点，你开始要方便，觉得自由才最重要，那表示你开始一步步离开父母身边，走向独立。

然后，你有了自己的想法，要穿得酷、穿得帅、表现出你的个人品味。

再下一步，你可能要穿得大胆，穿得吸引人，甚至说得更明白一点，要穿得能吸引异性。

我必须说，这些都没错，因为那显示了一个生命的成长、独立和寻偶。只是我也得早早强调，你的衣服无论如何都要与你的年龄、身分和穿着的场合相当。

举个例子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生，穿得比较性感，显示她的青春魅力，可以吸引到终身伴侣。但是当她结婚了，三十多岁了，还刻意穿得性感，那性感又属于露骨的一类，就不对了。

同样的，如果你今天是个中学生，穿得性感也不妥当。因为你是学生，你的职责是好好念书，而不是求偶，所以像你现在穿出自己的品味固然好，如果往露的方向走就不妥了。

噢!对了!我昨天看到你们毕业旅行的规则，真棒!

我尤其欣赏无论男生女生，都不准有勾肩搭背的动作，不准单独行动，还有不准穿“意大利面条衣”那几项。

我原来还不懂，问你妈妈才知道，那是说不能穿像意大利面条似的两根细细肩带的上衣。

谁说美国学校开放?美国的开放也是有原则的啊!

第四部分

谈中文

我要你不致前功尽弃，更要为你开一扇门，带你通向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使你有一天，从中文书架上随便抽下一本书，就能与我们的祖先沟通，就能建立你的民族自尊，成为一个有根的人。

打开一扇门

前天晚上我和你妈妈有些争论，起因是我问她，你这礼拜的中文功课做了吗？

妈妈说你学校功课忙死了，每天还要练琴，哪有时间做中文。

我就不高兴了，怪她不支持我的中文教育，又怪她好几次当着我的面，说功课太多就不用念中文。

不过妈妈后来解释，那是因为她私下已经催过你，不希望我再给你更大的压力。

我当然知道，学中文对你压力。因为你哥哥小时候就一边看着窗外邻居孩子玩耍，一边擦眼泪，一边写中文。

但是他的努力没有白费。

记得我在他十八岁那年，第一次带他回中国大陆的时候，他才上飞机，就惊讶地说“天哪！这里每个人都说中国话啦！”

到大陆和台湾之后，他就更震撼了，他发觉原来只有在家里才用的中文，一下子变成充满天地间的东西，那里有十三亿的人口，个个说中文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美国不管他英文多棒，还是有“少数民族”被白人包围的感觉；但是在中国，每个人跟他一样，说中国话、看中文书、吃中国食物，甚至跟他流着一样的血液。

他突然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。

孩子!我也希望你当家作主啊!

记得不久前，你曾经怨我们不是英语家庭，所以你的英文词汇不如洋孩子多的时候，我怎么说吗?

我说正因为我们在美国有这样的弱势，就更要把握中国人的优势。

什么是中国人的优势?

那当然是中华文化!想想，你那些参加中文社团的美国同学，他们是不是辛苦死了，还学不到你的十分之一。谁让他们没有中文家庭，不像你回到家就能说中国话呢?

你学中文当然比他们容易，这么好的优势，你岂能不好好把握?

我逼你学中文还有个原因，是希望你能读中文书。

前几天，你妈妈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，说他有一些中文书，想要捐给图书馆，请妈妈代为联络。

那是一整套非常名贵的书，妈妈问他为什么不自己留着。

他叹口气说，因为他老了！看不动，也搬不动了，他的孩子又都不懂中文，留下来也是废物。

孩子！我也有许多珍贵的书啊！我常想，有一天该把这些书留给谁？你哥哥在台湾，已经有许多书，在美国如果留给你，你能读吗？

我也常想，如果不把握时间，趁你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把你的中文教好，改天一入大学、一住校，只怕你的中文就荒废了。

想想你的许多华裔同学，小时候还在家讲中国话，上学后渐渐只讲英文，一开始还能讲带洋腔的国语，后来不是连听都成问题了吗？

所以，无论你学校的功课有多忙，我都坚持每个礼拜为你上一次中文。我要你不致前功尽弃，更要为你开一扇门，带你通向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使你有一天，从中文书架上随便抽下一本书，就能与我们的祖先沟通，就能建立你的民族自尊，成为一个有根的人。

今天中午，吃完饭，我看见你坐在客厅的小茶几前，旁边放了一本中文字典，正在写中文作业。

你举起课本，说你忘了“人赃俱获”的“赃”怎么念，我告诉你，又过去为你示范一次。

我一边写，一边心疼！中文繁体字真难，想想这个赃字就有多少笔画。可是我也一边心喜，知道你无论多忙，都会把中文坚持下去，而且你一点也没怨那赃字有多难写，可见你已经能泰然地面对中文。

我突然觉得家里满架的中文书，都一下子活了起来。

第四部分

谈成长

何止人有走出去的冲力，任何一种生物都会想走出去。

每一年的暑假，不知道有多少父母都会又尤又喜地看著他们的宝贝离开家，心想：“多好啊！孩子长大了；多伤心啊！孩子渐渐要离开我们身边了。”

离开父母的时候

昨天晚上，秦叔叔和秦妈妈带维琪到家里来，还带了一些夏令营的资料，说维琪暑假要去湾边的一个学术营。

我问住不住校？小秦叔叔说“怎么可能？是要每天接送的。”接著他们问你
怎么安排。

妈妈说你要去‘草山音乐学校’七个礼拜。

他们也问你住不住校。

“那么远，当然住校。而且平常还不准家人去探视呢！”妈妈说“既不准打电话，又不准上网，连电视都没得看，每天早上八点就得开始练琴，走廊里有老师巡查，只要没听到琴音，就敲门警告，简直像个集中营。”

秦妈妈就瞪大眼睛问我们能放心吗？

“是不放心啊！在家娇生惯养，现在一去就是七个礼拜，听说还是住在马

棚改装成的宿舍里，到处都是虫子，又因为缺水，洗澡限时五分钟。”妈妈叹口气：“可是她要去啊!”

我就笑说这是“女大不中留”，孩子大了，就会想飞，你一方面害怕，但是问你去不去，你还是斩钉截铁地说要去。

看秦叔叔露出惊讶的样子，你记得我当时怎么对他说吗?

我笑问秦叔叔，想当年他不是也把家一搁，背起行囊，就从大连飞过太平洋，来了纽约吗?然后把太太接来、儿子接来，又生了维琪。当年他们住在老板的地下室，可是现在不但有了自己的好房、好车，而且那房子已经值六十万美金以上。

“你当年要是放不下、迈不出步子，你又能有今天吗?”我对秦叔叔说：“人啊，与生俱来就有走出去的冲动。什么叫年轻?年轻就是迈得出步子，总想看看地平线的另一边会是什么样子。”

其实何止人有走出去的冲力，任何一种生物都会想走出去。

你记不记得我曾经指著瓜藤对你说“瞧!瓜为什么要爬?你可以把它种在阴影里，但是它能爬到阳光里。”我也曾教你去碰触非洲凤仙花的种子，那种子一下子爆炸开来，把黑黑的小种子弹出去，害你吓一跳。

你别看它只能弹约一公尺远，但是就靠这力量，它们没多久就可以由一棵，扩展到漫山遍野。

它们为什么用弹的方法散布种子?

它们也有走出去的冲动啊!就算父母走不出去，也希望孩子能走出去。

所以今天你虽然怕，还是坚持要去那个夏令营；爸爸妈妈虽然不舍，还是得同意你去。我们是一则以喜、一则以尤。喜的是你长大了，有一种冲力要离开父母身边，自己出去闯天下了；尤的是你平常看到小虫子都叫，怎么能适应住在深山里的生活？

其实附近的中学生，多半暑假都去夏令营，像你的好几个同学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办的学术营，据说那里也很严，连续三个礼拜，每天都做学术研究。又像是维琪参加的夏令营，听说也相当严，专门加强数理方面，而且早就训练参加 SAT 会考的技巧。

妈妈还听说有人想尽办法，把孩子送到英国，去牛津和剑桥办的夏令营呢！

我则知道在台湾的父母，常把孩子送到美国的夏令营，只是我也听说中国父母往往不能接受让孩子受那么多苦的观念。

美国的夏令营多半不准孩子在营里给父母打电话，双方联络只能通信；美国的夏令营除了特别安排的“亲子日”，也常不准父母去探视。

我就亲耳听过台湾的父母抱怨，参加夏令营变黑变瘦了，怨营里让孩子吃了太多苦。他们却没想到孩子也变强壮、变独立而且变成熟了。

他们不知道夏令营除了教学，另一个重要的目标，就是教孩子独立。

今天下午，我在你妈妈桌上看见一本邮购目标，其中一页被她折了起来，原来是卖一种有著长长塑胶管的真空吸虫器，只要拿著对准虫子，一按钮，就能把虫子吸进管子。

多妙啊!我昨天看另一本邮购杂志，也见到那种吸虫器，我也折了起来，打算要为你购买呢!

于是我想，怪不得每年到这个时候，邮购公司就会寄各种杀虫器的宣传单。相信许多别的父母看到之后，也会像我们一样——“心一跳!这不正是我家宝贝需要的吗?”

每一年的暑假，不知道有多少父母都会又尤又喜地看著他们的宝贝离开家，心想：

“多好啊!孩子长大了；多伤心啊!孩子渐渐要离开我们身边了!”

第四部分

谈天才

天才不一定是“早慧”。

天才不怕打击，也不怕别人恶意批评，他只是认清自己的目标，以鸭子划水的方式，按部就班地前进。

谁是真天才

今天下午我为你上中文课的时候，你提到某某人是天才，又说你不是天才。

“什么是天才？”当时我问你。

你支吾了半天，答不上来。

“那么爸爸算不算天才？”我又问你。

你点了点头，说大家都说爸爸是天才。

问题是，我有什么特殊呢？我说：“爸爸的记忆力，有的地方奇好，有些地方又奇坏；会背书，可是不会记人名，又不会记英文单字，从小功课不好，爸爸什么地方称得上天才呢？”

天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名词，你很难说怎样的是天才，倒是能从许多事情上看起来，天才跟一般人有些不一样。

举个例子，大发明家爱迪生，人人都说他是天才，他也确实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天才，可是他小时候却被认为是弱智，因为他连最简单的东西都搞不懂。

发现地心引力的牛顿是天才，可是当他坐在苹果树下，看到苹果落地，就想苹果为什么会往地上掉，却不往天上飞，在当时也被认为是愚笨。

于是我们发现天才常常是钻牛角尖，怀疑别人所不会怀疑的东西的人。他对什么都好奇，不但希望知道“是什么”，而且总希望了解“为什么”。

天才也不一定是“早慧”的。

不信你统计一下，那许多十二三岁就大学毕业，甚至十五六岁就拿博士的天才，后来又如何？在茫茫人海中，他们只是逐渐被淹没。好比我早春就在屋里培育的向日葵，虽然外面还在下雪，它们早已萌发。但是当我天暖时把它们移出去，又在旁边播了几颗新的向日葵种子。隔不久，那些后种的不但快快窜高，而且比那些温室里培育的更粗壮。

即使像莫扎特这样小小年岁就成名的天才，据研究他真正完美的作品，也是在二十岁以后才产生，又因为早期透支太多而早早死去。

你说在那些大人吹捧下，早早就是小天才，有什么好处？只怕早期的虚名反而影响了他们后来的进步啊！

最近一个艺术系的学生也跟我提到天才这件事。他说以前在班上，他总觉得别人是天才，因为他几个小时都画不好的东西，有些人一下子就能掌握。

他为比懊恼了一阵子，后来想“我不是天才没关系，我勤能补拙，如果用

鸭子划水的本事，默默地努力，说不定将来也能成功。”

他现在成功了，成就远远超过同班的那些天才。最近他还对我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——

有一天，他参加艺术系的同学会，大家都四十多岁了，各自谈儿子、谈女儿，谈怎么赚钱，甚至谈怎么为学校制作班级前面挂的牌子，可以得到不少回扣。

但是当他说他前一天下午去植物园写生的时候，那些“天才”都瞪大眼睛看他：“什么？你还去写生，昨天多热啊！”

“那些绘画天才都停笔了，都不再对艺术热情，全班到现在只有我和另一个女生，还在努力创作。”他得意地说：“所以我现在居然可以讲，如果班上有天才，我和那女生才是淘汰又淘汰之后，剩下的天才。”

他的这段话讲得真是太对了！天才是在别人都放弃的时候他不放弃，天才是锲而不舍的努力、坚持到底的热情。天才不怕打击，也不怕别人恶意批评，他只是认清自己的目标，以鸭子划水的方式，按部就班地前进。

对！按部就班的前进。

你不是总看我在隆冬的时候点燃壁炉吗？

我再急都得忍着，先把报纸撕开，皱成一团一团放在最底下，再摆上小树枝，而后堆上较粗的枝子，最后才搁上大大的木块。

我常一边点火一边想，那些没耐心的人，可能草草堆上许多干枝子，就放上大木块。刚点燃的时候，火势大极了，怎么看都是一炉好火，可是小枝

子很快地烧完，大木块还没能被烧透，那火就跟着熄灭。只有按部就班、不急功近利的人才能成功。

天才就是这样，一步一脚印，认清目标，坚持到底。

孩子!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天才，因为天才在眼前看不到，如同一炉真正的好火在初燃时见不到；只有到了后半夜，当别人的炉火都已烧尽，别人的热情早已冷却的时候，才知道那仍然不断散发热力、温暖人间的是一炉成功的火。

我会在远方等着，看看你们这批小天才，以及不认为自己是天才却肯努力的人，谁会先放弃，谁又会坚持到底，终于攀上人生的巅峰。

第四部分

谈公平

孩子！你愈大，愈会发现这世界上有许多不公平！

你可以化悲为力量。但你不能怨恨，因为怨恨只可能使你更偏激、更不理智，甚至造成更大的失败。

这世界公平吗？

今天你一进门就嘟着嘴说，你参加学校诗社比赛居然没得奖。

接着就见你上楼，在浴室擦眼泪，一边哭一边说连美国诗人刊物都收录你的作品，学校里的比赛却没名。还说英文老师讲你写得很好，同学也说棒，认为你绝对会得奖，一定是中间出了什么问题。

“会出什么问题呢？”我问。

“说不定诗弄丢了，没到评审的手上。”

“你把诗交给谁了呢？”我又问。

“交给了英文老师。”你说。可是又讲你已经问过英文老师，老师说早就送进去了。

“那你要不要去查，去一关一关问，或是问问评审老师有没有见到你的诗？”我说。却见你一顿脚，不高兴地说：“问有什么用？比赛已经结束了，课

都结束了，我都毕业了，就算诗真掉了，找回来，也晚了。”

孩子，这下我就要说你了。当你觉得有问题，不高兴，或者不服气，你只有三条路可以走——一个是去追查，看有没有失误；一个是不在乎，认为查也没用，犯不着浪费时间；一个是好好检讨，是不是自己有弱点，作品不好却不自知。

你既然不高兴，又不愿意去查，还不检讨，自己在这儿生闷气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不是积极的人生态度啊！

而且，你说比赛结束了，查也没用。这话显得你太利己，有些自私，你怎不想想如果查出来是有人遗失了文件，或比赛的办法不好，甚至要那该负责的人认了错、道了歉，不是可以使主办人员警惕，让以后参加比赛的人不再吃亏吗？

这就好比前些时学校刊物上有涉及歧视的文章发表，为什么中国家长要那么气愤，甚至把新闻登上了报纸。他们不是也可以说文章已经发表，争也没用吗？

他们争，是为了让老师和学生警惕，以后不要再随便刊登有种族偏见的文字，使以后的少数民族子弟能不吃亏啊！

还有，你不断地说不公平、不公平，比你差的作品都得奖了，你却没列名。我对你说的“不公平”也有意见，如果是别人把你的作品搞丢了，那不能算是不公平，那只是“错误”；只有当你参加比赛，别人故意贬抑你的作品时，那才叫不公平。

而且，我要问你，这世界上真是样样都公平吗？

为什么有些人漂亮，有些人丑；有些人高，有些人矮；有人能一目十行，有些人又十目都年不了一行；有些人家财万贯，有些人寅吃卯粮；有些人生在贫穷战乱的地区，有些人生在富裕安定的国家？

这世界本来就不公平啊！

说件事给你听，我在台北时有个小女生来对我哭，说她毕业应该可以得到市长奖，但是因为每个学校有一定的名额，其中一个给了家长会长的孩子，另一个给了有脑瘤的小孩，结果把她挤了下来。颁奖时，她在乐队里演奏，看着成绩不如她的同学领了奖，眼泪直往肚里吞，她觉得太不公平了。

我一边听，一边眼泪也要掉下来。但是我听完之后，对她说：你要想想那个得脑瘤的孩子多可怜！他得那么重的病，动了那么多次手术，还能有不错的成绩，真是不简单。就成绩而论，他比你差却列在你前面，确实不公平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，一个才十二岁的孩子，就长了脑瘤，上天不是也不公平吗？你怎不想想自己幸运的地方，而感恩呢？

孩子！你愈大，愈会发现这世界上有许多不公平。对那些不公平，你或是强力去抗争，如同美国黑人争民权一样，用上百年去争取；再不然你就要把那愤懑化成力量，在未来有更杰出的成就，以那成功作为“实力的证明”，也用那成功对你的敌人作出反击。

但是记住：

你可以化悲愤为力量。但你不能怨恨，因为怨恨只可能使你更偏激、更不理智，甚至造成更大的挫败。

第四部分

谈慎行

《礼记》上有句话“入境而问禁，入国而问俗”，意思是你初到一个过方，必须先问那里的禁忌；进入别国时，一定要问问当地的习俗。

你很可能听见重重的一声撞击，接着有个躺在地上鲜血直冒的机车骑士和已经滑出去十几尺，被车门撞坏的机车。

当然，还可能有个被车子撞伤的你。

人生路，小心走

你明天就要去三天的毕业旅行了，接着又要去音乐营七个礼拜，今天晚上我在晚餐时，特别叮嘱你在外面要一切小心，尤其注意过马路。

你一笑，说你这么大了，还不会过马路吗？

我则实话实说地告诉你，因为咱们家在学校旁边，每天又由你妈妈开车接送，你太缺乏过马路的经验，只怕你大表弟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。

你妈妈又笑着补了一句：“只怕她小学二年级的小表弟，也比她走的路多。”

孩子！你是不小了，已经可以合法地一个人留在家里，也能去帮人家看小孩了。但你必须知道，你在外面的经验还是太少，每次出远门都是跟着爸爸妈妈，所以你绝对不能自以为很棒。尤其重要的是，你得知道出门就不等于

在家，出远门就不等于在自己的小镇上。

《礼心》上有句话“入境而问禁，入国而问俗”，意思是你初到一个地方，必须先问那里有什么禁忌；进入别国时，一定要问问当地的习俗。你没听不久前来过咱们家的郭伯母说吗？当她在阿拉伯国家的时候，出外都得罩上黑袍；各国外交人员的女眷都这样，到了宴会的地方，再脱下黑袍，露出里面时髦的装扮。

为什么她必须那样做，因为那是当地的规矩，就算她是外交人员的太太也得遵守，否则就可能有麻烦。

你哥哥也说过，在曼哈顿开车就不等于在我们的小镇上开车。在我们镇上如果看到绿灯变黄灯，要立刻煞车；可是在曼哈顿，如果后面跟了一辆大货车，就算黄灯都快变红灯了，也得冲过去。

为什么冒这个险？

因为不冒这个险，后面就有更大的危险。那后面的大货车，想着你的小车会冲过去，他也能“抢”过去，所以看到黄灯，非但不减速，还猛踩油门。没想到你这时候紧急煞车，他来不及，就算反应快，由于车子大，也已经煞不住。

你想想，如果是你开车，看到黄灯煞车，有错吗？当然没错！可是在不同的环境之下，就可能成为了不可弥补的错误。

我初来美国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想，发觉两边停满车子的巷弄里，如果小孩子像在台湾一样，在中间跑来跑去，很可能被来往的车子撞上，所以总叮嘱你哥哥小心。

这是因为台湾的驾驶人已经习惯了，他们在巷弄里特别谨慎，美国的驾驶则没那种危机意识。

同样的道理，你以后注意，我们从台湾初来美国的朋友开车，就算开在“干道上”，一定也会在每个小巷口放慢速度，防止有突然冲出来的车子。

可是当他在美国待久了，就再也不会减速。本来嘛!干道车先行，巷口都有“停”的红牌警示，小巷里的车子一定要先“完全停止”，看清楚两边没有车，再出来。

这时候如果有个刚到美国的驾驶人，在他原来的国家不习惯遵守 STOP 的警示，一下子冲出来，是不是就跟疾驶而至的干道车撞上了?而且撞得一定不轻。

在这儿不能不沈痛地告诉你，我在二十五年前，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就听说一个由台湾来的画家朋友，在佛罗里达的公路上出车祸，夫妻双亡。

接着我原来服务的公司的摄影记者，在纽约长岛被车撞死。

又过没多久，曾经跟我一起采访的一位中视驻美记者也在加州出车祸，他临死前不断用英语喊着 Help me! Help me!那在异乡，用异国语言求救的悲惨画面，至今还在我的脑海浮现。

后来我常想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台湾刚来美国的朋友出车祸，他们难道走路特别不小心吗?还是开车技术太差?

经过许多年，我才想通，就是今天晚餐时告诉你的——因为换了地方，换了交通习惯与伦理，他们不习惯。

或许你要问，那么你该怎样做呢？

好！我简单地说——

你要严格遵守交通号志，当一边路灯由绿变红的时候，你千万别以为另一边就必定由红变绿往前走，因为那里可能有左转右转的号志，另一边正有车子抓紧时间转弯或直行。

所以你一定得看清楚，自己要去的那个路口的号志确实显示可以走了，再等两秒钟，才起步。

其次，你穿越大马路要维持一定的速度，千万别突然变慢、变快。这来自我一个警心的经验——

当我还在台北念大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正穿越马路，抬头突然看见要搭的公车来了，就快步向前跑，才跑了半步，就见一辆机车，十分警险地从身边斜斜擦过去，那骑士还不断回头看我，一边看、一边骂，好像骂我为什么突然快跑，害他差点撞死我。

他骂得一点没错，因为在交通繁忙的地方，开汽车和骑机车的人常算着行人走路的速度，在车阵里穿梭。他原先算你还不会走到，正加速往前冲，你却突然向前跑，就很可能撞上。

还有一点，就是上下车，你绝不能像在我们小镇上的坐学校巴士一样，突然从车上跳下来、或由车边跑出去。

因为在咱们小镇上，学校巴士一停，连对面车道的车都得停下来等着，否则就要被罚一百多块美金。可是只要过了纽约市和长岛的界线，交通规则就不一样了。

你更要知道，当别人开车，你下车时，一定得要求开车的人把车子尽量靠在路边，别在离路边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。虽然在我们小镇上，那样做多半不会出问题，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到曼哈顿，可能才开门，便撞上后面疾驶而至的脚踏车。假使你到台湾，就更危险了，你很可能听见重重的一声撞击，接着有个躺在地上鲜血直冒的机车骑士和已经滑出去十几尺，被车门撞坏的机车。

当然，还可能有个被车子撞伤的你

对不起!只为了你将出远门，我就说了这么多，希望不会把你吓到。但是我也要强调，希望你能永远记住我的这席话，它可能让你受用一辈子。

第四部分

谈比赛

有悲剧性格的人，最要学习的就是在比赛之前“悬空”；比赛之时“拿起”；比赛之后“放下”。

一个人如果能常常不安，常常自觉不足，而处处反省、多多充实，不是可以有更大的进步吗？

多抓几把豆子

今天晚上，我从台北打电话回纽约，妈妈说她刚跟你通完电话，你的情绪不太好。原因是上课时，老师叫了四个学生上去表演，第一个就叫到你，你原本练得非常好，但是上台却表现不佳。

孩子！我发现你一直有患得患失的毛病，而且从小就看得出，每次考完重要的考试，你回家总不高兴，说自己考坏了，可是成绩出来，却往往是全班，甚至是全校最高的。

今年春天你考纽约州的音乐鉴定，也一样，回家之后闷闷不乐，说自己拉错了一个音；爸爸妈妈都说你是瞎操心，后来果然证明，你考了一百分。

其实我民不能笑你，因为我也有这毛病。从小到大，我总是低估自己，每次参加联考，回来都认为完蛋了，放榜之后却又常有意外的惊喜。

大概这就是凡事都往坏处想的悲剧性格吧——

大晴天办活动，还要准备帐篷，唯恐突然下雨；买回一条新裤子，总要细细检查裤裆，唯恐没缝好，出去穿了帮；上车之后要多检查两次车门，唯恐没关好，一转弯就摔出门去；明明是太平盛世，又有社会福利，还总要在银行存许多现款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这患得患失的悲剧性格，确实会使我们常不开心。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想，能总是退一步，未雨绸缪不也是优点吗？一个人如果能常常不安，常常自觉不足，而处处反省、多多充实，不是可以有更大的进步吗？

当然悲剧性格也可能造成坏的影响，譬如当大家都欣赏淡水河上的月夜星空时，他可能会慨叹河水的污染；当大家都欢庆比赛胜利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开始担心下一次比赛。更糟的是，许多人一边考试、一边比赛、一边悲观，于是一个考生可能才写几题，碰上不会的，一紧张，下面原来会的也不会了；一个溜冰选手，可能才在第一个三转跳摔了一跤，就不断在心里念着“完了！完了！”造成恶性循环，而连着摔跤。

所以，悲剧性格可以有，但要利用它来强化自己，而非将“不安”累积，到最后压垮自己。我们常说“拿得起、放得下”，有悲剧性格的人，最要学习的就是在比赛之前“悬空”；比赛之时“拿起”；比赛之后“放下”。我不止一次说“总回头的人不可能跑得快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如前面所说，我从小也有患得患失的毛病，你猜我是怎么学会放下的？

想信你一定记得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——罐子里装了千颗混合的豆子，白色和黑色各占一半。当你只抓起三颗豆子时，可能会二白一黑、二黑一白，也可能三颗全是黑的，或全是白的。但是当你一次抓一大把的时候，数下来，比便就会跟一比一差不多了。

从这件事我发现，如果怕自己临场失常，演讲讲不好、考试考不好，不

能显示自己真正的实力时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讲几场、多考几次、多试几回。

你想想，如果你今年只有一场演出，你成了就全成了，败了就全败了，你会多紧张？但假使你今年有十几场演出，你还会那么计较吗？

这场失败了，没关系！反省改进之后，接着还有一场。渐渐地，你觉得那演出、比赛或考试，都成了家常便饭，你当然不会紧张，实力也就当然能发挥了。

我甚至看过一个女孩子，连着几年，不断参加选美比赛，屡败屡战。当时我暗想她就长得这个样子，怎么比也不会变得更漂亮，甚至一年比一年老，何必呢？

问题是那女孩子一次比一次进步，一次比一次有台风，一次比一次机智问答表现得好，她硬是选上了第一名。

孩子！你想想，连参加选美比赛，多参加都能愈来愈有进步，愈来愈展现实力，何况音乐的演出了。

所以我建议你，一次抓一大把豆子，尽量参加表演，一有机会就上台，而且就算表现不佳，也立刻把那懊恼与自责放在脑后，接着迎向下一个演出，你自然就会愈来愈稳了。

噢！对了！妈妈今天说，你发现在音乐营住的宿舍原来不是马棚，而是鸡舍改装的。

真有意思！希望里面没有鸡的臭味，不过我倒是画了一个漫画——“鸡舍音乐会”，寄去给你。

你不是说同学们都不识中文，只看得懂爸爸信上画的漫画吗？让他们看看这张画，看他们能说出多少好笑的东西。

第四部分

谈考试

老师有时间考，没时间教；学生有时间“学”；没时间“习”，好像只顾吃，却没消化，当然不可能健康。

你是你，坚持作你自己！

坚持作你自己

你奶奶在世的时候常说我的考运好，又讲“这一定是因为祖上的阴功、父母的德性、自己的努力。”她还有个好笑的迷信，说我考高中的时候，考场在成功高中，所以我考上成功；考大学的时候考场在师大附中，所以我进了师大；要是我的考场在台大，就一定进台湾大学了。

每次你奶奶这么说，我都回她一句：“不可能，因为我一共只填了四个志愿，根本没填台大！”

当年大家都填几十个志愿时，我确实只填了四个，而且其中有三个是美术系。好多老师都说我开玩笑，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，别人很难影响我。

我念书也一样，你一定听说过，我以前因为搞社团、参加演讲比赛，总请公假、不上课，中间又因病休学一年，所以成绩很烂，初中高中都常常不及格，要靠暑假补考及格才能免于留级。

我参加学校的模拟考试，也从来没上过榜，唯一一次榜上有名，还是备

取。问题是，高中我考上成功，大学上了师大，那些每次模拟考试都金榜题名的同学，反而多半不如我。你猜!那是因为什么?

那也是由于我知道自己做什么、自己要什么，我有自己的读书计划；就像联考填志愿，我不理会别人，只要自己认为对，就坚持走下去。

譬如模拟考，从初三上学期就开始办，每个月一次，每次都有一定的范围。但因为学校的范围太大，第一个月，考一年级全部；第二个月，考二年级全部；第三个月，考一二年级全部；第四个月，连三年级教过的一起考。但是我功课本来就烂，一年级二年级没好好念，不可能准备好，所以我读书的进度总是落后，当模拟考试已经考五本教科书的时候，我才准备了两本，也因此每次都落榜。

只是，我并不在乎同学嘲笑，也不理会老师骂，我自己有计划好的进度；我用“剩下的日子”除以要准备的每个科目，算出每一科能用多少时间复习，到考试正好可以看完。

结果，我成功了。那些天天上补习班，好像很棒的同学反而有很多失败了。

后来我和那些失败的同学讨论，得到个结论——他们失败，败在没有自己的计划，而一味赶模拟考的进度。他们拚命赶、拚命念，好像都念得很熟了，模拟考也都得到高分；问题是他们没有精读，每次复习时，翻一翻课本，画得红红蓝蓝、写得密麻麻，好像都没问题；等到真正“上战场”，却发觉对许多东西已经不那么确定。加上好多同学每天赶两班车去老师家补习，还要到学校上课，体力透支太多。老师有时间考，没时间教；学生有时间“学”，没时间“习”；好像只顾吃，却没本事消化，当然不可能健康。

那些去老师家补习的同学，又因为老师放水，把学校将考的题目先做过

一遍，每次都考得好，在学校可以傲视群侪。他们甚至活在一个假想的“已经金榜题名”的世界，等到面对真正的考卷，才发现好多东西没念到。

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是反对学校办太多模拟考的。我觉得模拟固然该办，但不能早早办；就算早办，也要细细规划，不能一次考太多，宁可让学生像砌砖墙，一块一块来，到时候正好砌成一堵好墙，也别早早就作成像入学考试一样，涵盖全部三年教学的内容，造成学生拚命赶进度，博而不精、“假象好的”。

这一年来，我在台北学桌球，也有这样的感触。刚去的时候，我自以为已经打得不错，只要学学削球、搓球、杀球就成了。没想到教练一切从头来，连我哪只脚应该在前都管。打球的时候更麻烦，什么“大臂小、小臂”、“大框架”、“松执拍、活运腕”、“卡磨提举”一堆术语，我甚至觉得他把我像小娃娃样教。

问题是一路学下来，我硬是有了新的领悟；回到纽约，跟老球友比划，硬是令人刮目相看。想想，教练按部就班的教法，不也跟我准备高中和大学入学考试一样吗？

求学最忌躁进，为学最忌随俗，处世最忌盲从。我非常欣赏美国人常说的一—I know what I am doing(我知道我在做什么)；那句话不是在别人劝说时用来作挡箭牌的“自以为是”，它真正的精神是认定目标，锲而不舍地做下去。

孩子!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许多吗?

那是因为我听你妈妈讲，你听宿舍里别的同学练习，发现他们进度比你快，你怕自己太慢，有些忧虑，所以我隔海传真这封信给你。

只要你自认尽了最大的力，只要你有自己的计划、一定的进度和自我的

要求，就不用管别人。

我又要引一句你奶奶的话了——“一听打鼓就上墙头的孩子，不可能有了不得的成就。”靠自己去成功!

你是你，坚持作你自己，最后的成功一定属于你。